

冯少协 1964年出生于广东普宁，现任广东画院副院长。一级美术师，广东省美术家协会主席团成员。

广东画院副院长冯少协说，自己是一个宅男，只有三个爱好：画画、看新闻以及喝茶。这些都能在工作室里实现。

“每天完成工作，都要回到工作室来，坐一坐，喝口茶，就觉得踏实。”几十年来，冯少协已经养成了这样的习惯。羊城晚报记者随他走进这间小画室，位于广州猎德。

冯少协说，自己是将不同类型的创作设置在不同工作室的。“广州这里交通比较便利，是我做小型创作或者休息的地方。我早年在佛山工作过，所以在那边有一个面积大一些、简陋一些的，用来画大画。”

冯少协说，那间佛山的工作室隐藏在旧式居民楼中，自己也习惯了那里的光线，这甚至成为了他画画必需的创作氛围。“可能因为在那里，没人能找到我，画画就不受影响。”谈及画家和工作室的关系，这位“宅男”强调，画家的时间宝贵，没有必要的社交能免则免，能避则避，“我在画一些大型主题创作的时候，真就停不下来，一动手就得熬到半夜两三点，其间几乎每天都这样。”

创作停不下来，可见冯少协是一个“冲动”型艺术家。问题和情绪一直在他心中，会被日常生活的某一个细节或时刻点燃灵感，说干就干。2021年初，冯少协在边开车边听新闻的时候，旁边一辆车驶过，正在播放歌曲《万里长城永不倒》，当即令他联想到了正在发生

“我强调艺术的时代性，大型主题创作一直是我的主打方向，也一直希望自己能在前面。”看新闻是冯少协的爱好，也是他多年的灵感来源。2003年，冯少协的首个个人展在中国美术馆举办，该系列名为《关注中国文化市场》，集中展出一批他以公务员工作中所见所闻为主题的画作。自此，他回到了从小爱好的文艺领域，开启了以系列主题创作为主打的艺术之路。

巨幅油画《中国共产党党员——钟南山》，就是冯少协以新闻画面为灵感进

行的再创作，其小幅同题肖像后被赠送给了钟南山本人。钟南山院士说：“我很早就关注到了这幅作品。”他还说，看到这幅画，思绪也回到了武汉的抗疫现场，当时疫情十分严峻，自己的心情也很焦急，“这幅画把我画得比较憔悴，却如实反映了当时的情形。”

近年来，这幅画多次亮相国内的重要展览：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伟大征程、时代画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美术作品展》《美在科技——中国美术馆藏科技题材美术作品展》

的再创作，其小幅同题肖像后被赠送给了钟南山本人。钟南山院士说：“我很早就关注到了这幅作品。”他还说，看到这幅画，思绪也回到了武汉的抗疫现场，当时疫情十分严峻，自己的心情也很焦急，“这幅画把我画得比较憔悴，却如实反映了当时的情形。”

黄霄的画与论 画家黄霄曾谓余：“想到就画，不要等什么。想到深刻了才画当然好，只是等到深刻了，往往没有机会画，而且什么叫深刻？人，一辈子有很多时间不由自主。只有抓紧一切时机，想到就画，在画中来深刻。要不然，即使想得再深刻，只是画得太少了，根本画不起来……”细思之，平凡之中确有哲理在，非真实实践者无此语。

余宿愿和圆藻堂堂，尝于夜间至黄霄画室，见画桌旁有四尺六开纸一叠，黄霄以大笔蘸水墨点染成毛驴状，只画大象，不拘小节，未一刻，墙满地满，再一一捡起，加以勾提，眼、唇、缰、蹄俱现。翌晨再往其画室，见昨夜之十数张毛驴有三五者已加上工细人物，并着色落款，张于墙上。盖昨夜人静之时着意之

制。古人谓：大胆落笔，细心收拾。诚如斯。

黄霄画巨轴，可以就局部着手，顺当画去，乃至张挂大局紧凑，非琐碎堆叠之流可比。

黄霄四十前画，速写功夫老到，线条遒劲而有劲。四十后画起止讲究，书法之趣溢现。以画驴为世人知，然狗、马、猫、鸡更为神奇。自古以来，画狗无过其右者。

黄霄作画，烟不断，酒不竭。腿疾后略运酒，烟则嗜之如旧。

黄霄腿疾后，无法站立，以杖自助。然画速写不辍，1980年后尚有新疆行，速写多多。

黄霄座中客不断，手中笔不停，边谈边画，方寸不乱。且座中天南地北皆融洽，此非凡人所能。

黄霄画，大处潇洒得之，小处精准取之。

黄霄与人画，皆毛笔书写，笔笔不苟，故能运笔如运指。

张浩不能忘记的爱 张浩那部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曾掀起大褒奖与大贬抑的狂潮。她是第一个探讨婚外情题材的大陆作家。小说写一个老干部和女作家钟雨发生的一段可望而不可即的微妙感情。

现实版的“爱，是不能忘记的”，恰巧赶上大陆开放的年代，男主人公在二十年后与原来的妻子协议离婚，得以与张浩结合，上演一场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喜剧。

但，事实并没有那么简单。几年后再见到张浩，她变得苍白憔悴了，令我大吃一惊。

她断断续续讲述她婚后一些真实情况——一来两人性格不合，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作家要小心伺候一个习惯身居高位者，内心怎么也绕不过去；二

来她一个人要同时兼顾两个老人——有心脏病的现任丈夫和患老人病的妈妈。

换言之，她白天要看顾丈夫老孙，晚上还要赶回家照料妈妈——两头奔走，心力交瘁！

此后，我听到她离婚的消息。她告别了这段乌托邦的感情，选择全心照料“世界上最疼爱她”的妈妈。妈妈逝世后，居美的女儿让她出国，只身定居纽约。

又过了好些年，在一次北京聚会中偶遇，只见原来雍容雅致的她，双鬓飞霜，白发她她，穿着也素雅简便了，她平静地说不再写作了，已改行画油画。

晚年的她，还在北京开了一次画展。

冯少协 多画一些 能留给历史的作品

冯少协说，那间佛山的工作室隐藏在旧式居民楼中，自己也习惯了那里的光线，这甚至成为了他画画必需的创作氛围。“可能因为在那里，没人能找到我，画画就不受影响。”谈及画家和工作室的关系，这位“宅男”强调，画家的时间宝贵，没有必要的社交能免则免，能避则避，“我在画一些大型主题创作的时候，真就停不下来，一动手就得熬到半夜两三点，其间几乎每天都这样。”



海上丝绸之路·《红头船》(油画)

“美在耕耘——中国美术馆新年展”等，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举办的《百年芳华——美术经典中的百年党史展》……它都不曾缺席。

日前，继续作品被中国美术馆永久收藏之后，冯少协接受邀请再次创作的同题作品，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永久收藏。事实上，它此前就与中国国家博物馆也有一段缘分：2020年，在国家博物馆举办的《众志成城——抗疫主题美术作品展》中，《中国共产党党员——钟南山》被陈列在展厅入口最显眼的位置。

冯少协一直致力于创作表现地缘政治冲突题材的作品，但美术表现往往需要一个形象切入点。在作品《中国，崛起！》中，他选择了狮子为主体，描绘了一只代表中华民族的狮子盯着风云变幻的海面。他认为，中华民族历史苦难，那曾经满身伤痕的睡狮早已苏醒，并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百年屈辱的历史虽已远去，但留下的记忆却刺痛无数中国人的心，警钟长鸣。

“讲好中国故事、广东故事，艺术家责无旁贷。绘画是超越语言的艺术，油画在这个方面有天然优势。”冯少协多次带着他的不同系列作品，在世界各地巡展。2009至2011年，“百年广州”系列先后在伦敦、香港、北京、华盛顿等地举办展览；2015至2018年，“海上丝绸之路”系列则先后在曼谷、马六甲、雅加达、香港、澳门、纽约、北京、莫斯科等地巡展。



《中国，崛起！》(油画)

冯少协一直致力于创作表现地缘政治冲突题材的作品，但美术表现往往需要一个形象切入点。在作品《中国，崛起！》中，他选择了狮子为主体，描绘了一只代表中华民族的狮子盯着风云变幻的海面。他认为，中华民族历史苦难，那曾经满身伤痕的睡狮早已苏醒，并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百年屈辱的历史虽已远去，但留下的记忆却刺痛无数中国人的心，警钟长鸣。

冯少协一直致力于创作表现地缘政治冲突题材的作品，但美术表现往往需要一个形象切入点。在作品《中国，崛起！》中，他选择了狮子为主体，描绘了一只代表中华民族的狮子盯着风云变幻的海面。他认为，中华民族历史苦难，那曾经满身伤痕的睡狮早已苏醒，并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百年屈辱的历史虽已远去，但留下的记忆却刺痛无数中国人的心，警钟长鸣。

冯少协一直致力于创作表现地缘政治冲突题材的作品，但美术表现往往需要一个形象切入点。在作品《中国，崛起！》中，他选择了狮子为主体，描绘了一只代表中华民族的狮子盯着风云变幻的海面。他认为，中华民族历史苦难，那曾经满身伤痕的睡狮早已苏醒，并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百年屈辱的历史虽已远去，但留下的记忆却刺痛无数中国人的心，警钟长鸣。

冯少协一直致力于创作表现地缘政治冲突题材的作品，但美术表现往往需要一个形象切入点。在作品《中国，崛起！》中，他选择了狮子为主体，描绘了一只代表中华民族的狮子盯着风云变幻的海面。他认为，中华民族历史苦难，那曾经满身伤痕的睡狮早已苏醒，并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百年屈辱的历史虽已远去，但留下的记忆却刺痛无数中国人的心，警钟长鸣。

那滴眼泪是油画《钟南山》的灵魂

羊城晚报：艺术家在创作当下题材的时候，如何面对海量的信息和复杂的情绪？

冯少协：还记得2020年春节，新冠疫情发生，让人们措手不及。那时候我整天待在画室，如所有人一样，密切关注着抗疫大事的进展。到了2月中旬，出现在新闻发布会上的钟南山院士，他那坚毅的目光让我迸发出一个念头：要画一幅表现这个时刻的钟院士的油画肖像。

这个创作的念头让我在那段时间里酝酿、积攒的情绪得以释放。我当时很激动，说干就干，一下子就拿起手边的烟盒打草稿，后来才联系美术用品商店找来更好的画布。经过一夜未眠的构思，我第二天就在180cm x 230cm的画布上动起笔来，连续半个月，吃住都在画室，完成了这张作品。

羊城晚报：像这类重大事件、主要人物，必然有很多同题创作。冯少协：是的。疫情期间确实涌现出相应题材的众多美术作品，其中有大量画钟南山的作品。专业画家在画，业余画家也在画。大家都想表现钟南山院士身上的这种敢于担当、勇于尽职的精神，可见这是一种共识、一种呼声。不过客观地说，这其中创作水平也是良莠不齐的，还招致了一些争议，所以我再来画钟南山，压力不是一般的大。

在很多时候，艺术家是无法亲临现场的。但在这个信息发达的时代，我们可以依靠新闻来创作，不过，一定要有自己的独特之处。于是我选择了新华社记者刘大伟拍摄的钟南山的新闻图片作为参考，但为人物戴上了口罩、穿上了外套。这样既避免陷入临摹照片的困境，又能表现出人物所处的特定新闻事件。



《中国共产党党员——钟南山》(油画)

羊城晚报：对于主题创作，您有怎样的思考？冯少协：大型主题创作一直是我的主打方向，也一直希望自己能走在前列。在我心目中，艺术不仅仅是风花雪月，不仅仅表现个人的小情感。作为一个文化人，还是要站在历史文化、家国情怀的高度来看待当下，创作一些好作品，体现对社会、对民族的责任和担当。

所以我从2003年的《关注中国文化市场》，到2006年的《中外的鸽子》、2009年的《百年广州》、2015年的《海上丝绸之路》等大型系列作品，就一直希望坚持这方面的探索，而且保持一种新鲜度和优势。一个真正有能力的画家，应该多画一些能留给历史的作品。

走进工作室

画首先让自己激动起来

看新闻，是爱好更是灵感来源

艺谈

用油画讲好中华故事

保持距离

又测核酸

陪你把烂牌打到底

羊城晚报：在这么多的问题创作中，为什么您的作品受到极大关注？

冯少协：可能是因为我对表现的情感和他复杂的内心世界。在新闻片段中，我尤其注意到他接受采访时眼眶湿润的瞬间。我们即便是搞主题创作，也不能平铺直叙，而要表现和捕捉到人物的复杂性和独特性，才能打动人。

坦白地说，眼泪是后来加上去的。一开始我想，都说共产党员流血不流泪，那个危急关头，有眼泪究竟好不好？于是先想擦掉它，但最后还是加上了。我自己因此而流泪，希望作品也能引起大家的共鸣。那滴男儿不轻弹的热泪，可以说是这张画的灵魂。过去不少画钟南山的作品，都画得极其相似，但如果表现人物思想和灵魂方面没有独到之处，只是画得像，又有什么用呢？

羊城晚报：对于主题创作，您有怎样的思考？冯少协：大型主题创作一直是我的主打方向，也一直希望自己能走在前列。在我心目中，艺术不仅仅是风花雪月，不仅仅表现个人的小情感。作为一个文化人，还是要站在历史文化、家国情怀的高度来看待当下，创作一些好作品，体现对社会、对民族的责任和担当。

所以我从2003年的《关注中国文化市场》，到2006年的《中外的鸽子》、2009年的《百年广州》、2015年的《海上丝绸之路》等大型系列作品，就一直希望坚持这方面的探索，而且保持一种新鲜度和优势。一个真正有能力的画家，应该多画一些能留给历史的作品。

羊城晚报：对于主题创作，您有怎样的思考？冯少协：大型主题创作一直是我的主打方向，也一直希望自己能走在前列。在我心目中，艺术不仅仅是风花雪月，不仅仅表现个人的小情感。作为一个文化人，还是要站在历史文化、家国情怀的高度来看待当下，创作一些好作品，体现对社会、对民族的责任和担当。

所以我从2003年的《关注中国文化市场》，到2006年的《中外的鸽子》、2009年的《百年广州》、2015年的《海上丝绸之路》等大型系列作品，就一直希望坚持这方面的探索，而且保持一种新鲜度和优势。一个真正有能力的画家，应该多画一些能留给历史的作品。

羊城晚报：对于主题创作，您有怎样的思考？冯少协：大型主题创作一直是我的主打方向，也一直希望自己能走在前列。在我心目中，艺术不仅仅是风花雪月，不仅仅表现个人的小情感。作为一个文化人，还是要站在历史文化、家国情怀的高度来看待当下，创作一些好作品，体现对社会、对民族的责任和担当。

所以我从2003年的《关注中国文化市场》，到2006年的《中外的鸽子》、2009年的《百年广州》、2015年的《海上丝绸之路》等大型系列作品，就一直希望坚持这方面的探索，而且保持一种新鲜度和优势。一个真正有能力的画家，应该多画一些能留给历史的作品。

E-mail:hdzk@ycwb.com

羊城晚报 人文周刊·七杯茶

2022年4月17日/星期日/文化副刊部主编 责编 吴小攀/美编 丘淑斐/校对 李红雨 A7

【大珠小珠】林塘 广州画家

黄霄的画与论

画家黄霄曾谓余：“想到就画，不要等什么。想到深刻了才画当然好，只是等到深刻了，往往没有机会画，而且什么叫深刻？人，一辈子有很多时间不由自主。只有抓紧一切时机，想到就画，在画中来深刻。要不然，即使想得再深刻，只是画得太少了，根本画不起来……”细思之，平凡之中确有哲理在，非真实实践者无此语。

余宿愿和圆藻堂堂，尝于夜间至黄霄画室，见画桌旁有四尺六开纸一叠，黄霄以大笔蘸水墨点染成毛驴状，只画大象，不拘小节，未一刻，墙满地满，再一一捡起，加以勾提，眼、唇、缰、蹄俱现。翌晨再往其画室，见昨夜之十数张毛驴有三五者已加上工细人物，并着色落款，张于墙上。盖昨夜人静之时着意之

制。古人谓：大胆落笔，细心收拾。诚如斯。

黄霄画巨轴，可以就局部着手，顺当画去，乃至张挂大局紧凑，非琐碎堆叠之流可比。

黄霄四十前画，速写功夫老到，线条遒劲而有劲。四十后画起止讲究，书法之趣溢现。以画驴为世人知，然狗、马、猫、鸡更为神奇。自古以来，画狗无过其右者。

黄霄作画，烟不断，酒不竭。腿疾后略运酒，烟则嗜之如旧。

黄霄腿疾后，无法站立，以杖自助。然画速写不辍，1980年后尚有新疆行，速写多多。

【昙花的话】尤今 新加坡作家

保持距离

好些小水獭夹杂在群体中，大水獭的警觉性和防御性都很强；当他靠得太近时，大水獭骤然感受到迫近的危险与威胁，为求自保，便“先下手为强”了。

在和野生动物接触时，保持一定的距离，是必要的。记得在乌干达旅行时，丛林导游便再三地告诫我们，非洲的水牛和野象是高度危险的，绝对不要为了拍摄而靠近它们。然而，许多游客看到它们貌似驯

良，以为无害，便一厢情愿地想要拉近彼此的距离，结果往往惹祸上身，死于非命。

人与动物之间，需要保持距离；人与人之间，何尝不是呢？保持距离，既是自重，也是他重。

又测核酸 4月9日凌晨1时许，广州市民在排队测核酸。图片摄于广州淘金小区。从4月8日晚上开始一直到凌晨，还有排着上百人的队伍，检测人员其实很累了，仍耐心地为民做核酸；被检测者也难免疲惫，但还是展现了配合和理解。

随手拍 自从上海“静默”之后，我们杂志的编辑就深刻体会到隔离江如同“天堑”的境地，同事在浦东校接好了校样，却无论如何无法送至浦西排版处修改，而身在浦西的我应该下一轮校样，却从三月下旬开始小区封闭—解封—再封闭，近日楼栋渐次出现了第二层阳，不知将禁足在家至何时。

《收获》长篇小说2022春卷，实体杂志我至今未摸过，不过电子版能先睹为快。路内最早在《收获》刊发的长篇小说《少年巴

【拒绝流行】曹林 北京时事评论员

线上清华与知识普惠

白重恩、江小涓、张明楷、万俊人、彭林、李强——当这些在学术界鼎鼎大名的清华教授在抖音这样的海量受众平台“开课”，会产生怎样的轰动效果？我的想象力还停留在上世纪末读大学时听杨叔子院士、张培刚教授讲座的经历，容纳400多人的大讲堂，挤进了近千人，应该是线下讲座的极限了。线上完全突破了这种想象，看报道说，350万抖音用户成为清华旁听生，《生活中的经济学》100.2万人观看，有近千万人在抖音上清华，多少个线下讲堂、多少次线下讲座才能容纳这么多的人？

后现代名家们曾悲叹于网络对知识的贬低和稀释，他们失落地为，网络只钟爱狂热

的、偶像导向的业余者，让专业人士白废了饭碗。网络代表了粗鄙者的崛起、精英者的胜利以及文化的终结。利奥塔甚至断言：数据库将成为明天的百科全书，而这“敲响了教授时代的丧钟，因为一个教授在传授既定知识上，不可能比数据库更加胜任”。清华教授在线上的火爆，证明了预言的失败。就像我坚信一流的媒体和一流的内容永远是稀缺品一样，一流的教授、一流的知识也永远是稀缺品，新媒体只有与这些人融合，才会获得持久存在的生命资本。

完全突破了传统的边界，大学以这种方式延伸和扩展，是无数读书人、爱智者、求知者的福音，这是真正的知识普惠。

【如是我闻】李雷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对斯巴达的误解 罗素认为，一直到近代，普鲁塔克(Plutarch)笔下的神话般的斯巴达和柏拉图《国家篇》中的被哲学化的斯巴达，掩盖了一个真实的斯巴达。罗素就此写道：“许多世纪以来，青年人都阅读着这些作品，并且燃烧着一种想要做一个库洛格斯或者作一个哲人王的雄心。而理想主义和爱权势相结合的结果，就一再地把人引入了歧途，并且就在今天也还是如此。”

罗素所告诉我们的，是，尽管普鲁塔克影响了18世纪英国和法国的自由主义和美国的缔造者们，也影响了德国的浪漫主义运动，但却也带来了斯巴达人的很多误解。其实一个斯巴达人，在其一生之中是没有自由可言的：“他们的纪律和生

走进工作室

画首先让自己激动起来

看新闻，是爱好更是灵感来源

艺谈

用油画讲好中华故事

保持距离

又测核酸

陪你把烂牌打到底

羊城晚报：在这么多的问题创作中，为什么您的作品受到极大关注？

冯少协：可能是因为我对表现的情感和他复杂的内心世界。在新闻片段中，我尤其注意到他接受采访时眼眶湿润的瞬间。我们即便是搞主题创作，也不能平铺直叙，而要表现和捕捉到人物的复杂性和独特性，才能打动人。

坦白地说，眼泪是后来加上去的。一开始我想，都说共产党员流血不流泪，那个危急关头，有眼泪究竟好不好？于是先想擦掉它，但最后还是加上了。我自己因此而流泪，希望作品也能引起大家的共鸣。那滴男儿不轻弹的热泪，可以说是这张画的灵魂。过去不少画钟南山的作品，都画得极其相似，但如果表现人物思想和灵魂方面没有独到之处，只是画得像，又有什么用呢？

羊城晚报：对于主题创作，您有怎样的思考？冯少协：大型主题创作一直是我的主打方向，也一直希望自己能走在前列。在我心目中，艺术不仅仅是风花雪月，不仅仅表现个人的小情感。作为一个文化人，还是要站在历史文化、家国情怀的高度来看待当下，创作一些好作品，体现对社会、对民族的责任和担当。

所以我从2003年的《关注中国文化市场》，到2006年的《中外的鸽子》、2009年的《百年广州》、2015年的《海上丝绸之路》等大型系列作品，就一直希望坚持这方面的探索，而且保持一种新鲜度和优势。一个真正有能力的画家，应该多画一些能留给历史的作品。

羊城晚报：对于主题创作，您有怎样的思考？冯少协：大型主题创作一直是我的主打方向，也一直希望自己能走在前列。在我心目中，艺术不仅仅是风花雪月，不仅仅表现个人的小情感。作为一个文化人，还是要站在历史文化、家国情怀的高度来看待当下，创作一些好作品，体现对社会、对民族的责任和担当。

所以我从2003年的《关注中国文化市场》，到2006年的《中外的鸽子》、2009年的《百年广州》、2015年的《海上丝绸之路》等大型系列作品，就一直希望坚持这方面的探索，而且保持一种新鲜度和优势。一个真正有能力的画家，应该多画一些能留给历史的作品。

羊城晚报：对于主题创作，您有怎样的思考？冯少协：大型主题创作一直是我的主打方向，也一直希望自己能走在前列。在我心目中，艺术不仅仅是风花雪月，不仅仅表现个人的小情感。作为一个文化人，还是要站在历史文化、家国情怀的高度来看待当下，创作一些好作品，体现对社会、对民族的责任和担当。

所以我从2003年的《关注中国文化市场》，到2006年的《中外的鸽子》、2009年的《百年广州》、2015年的《海上丝绸之路》等大型系列作品，就一直希望坚持这方面的探索，而且保持一种新鲜度和优势。一个真正有能力的画家，应该多画一些能留给历史的作品。